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二十四回 待月樓奮鵬保駕 尋芳市老虎喪身

詩曰： 義膽包天地，忠心貫斗牛。
一朝逢聖主，千古姓名留。

話說天子賞二千銀子與地方官，在揚州府建烈女祠，以安貞魂，聖上恩澤，又賞一千兩銀子與林標，並記名特授把總之職，俟其弓馬一熟，即行擢用。就在柴家莊發密旨一道，與了林豹。又吩咐唐矣，公事一完，可即回京，見劉大學士，封為協鎮，遇缺即補。唐矣叩恩，前往伯制軍處。聖天子與日清二人離柴家莊，來到一處地方，人煙稠密，熱鬧非常，正是尋芳市地面。行至午刻，入了一家酒樓，造得□分幽雅，掛著名人寫的招牌，上是「待月樓」三個金字，與日清揀了一張金漆角臺坐下。

小二獻茶已畢，天子吩咐酒保：「辦四色鮮菜。」俄兩酒菜搬上，日清側坐陪著，酒未有數杯，忽聽得樓下吵鬧起來，未知何事。但聽得說：「光棍，你吃了酒，不肯還錢，是你的理麼？」光棍道：「我賽金剛，時常如此，慣登四季帳。」再問時，便手起腿踢亂打，惹動街坊行人，擠擁不開，那光棍更逞兇惡，在身上拿出一對數斤重的竹葉板刀亂劈，店內客人急避，街上的人又不走開。光棍難以走出，那光棍帶有一個後生師弟，欲揮刀砍打，又恐傷了眾人，定難走出，乃將櫃檯亂敲亂打，激得周日清忍耐不住，只在欄杆上一跳，落下地來，便將那光棍就打，那光棍見有人動手，即大喝道：「你這人不識時務，敢在老虎頭上尋蟲麼？若要性命，快走了罷。」日清聞言，火上加油，與他對敵，未有兵器，順手搶了店內兩把大板刀，戰有□多個回合，誰料日清力小。天子一見，飛身從樓而下，將他二人搭開，乃問光棍：「你這光棍，如何青天白日，行此不法，不怕王法官刑麼？」

光棍對天子一看，見他一表斯文，料非敵手，便喝道：「你這瘦書生，若不將爾打破頭顱，斬去腳骨，不知老子厲害，此處尋芳市，誰不識我賽金剛梁海，師弟是鐵臂李較。」原來尋芳市上一個光棍，遊方老虎，素來無禮，人都怕他。天子道：「你不算酒錢也罷，何必定要恃勇欺人，不若就此去罷，自後不可恃強欺人，不然王法無情。若不聽我言，身入官衙，從重究治，悔之不及。」那光棍聽了這句話，乃圓睜眼，舉刀向天子當頭就砍。天子將左手用個托山勢，將他隔住。右手即順拈店內一把大秤，用為棍棒，二人惡戰起來。但見：

棍去處如金龍抓老樹，刀來時似黑蟒撼青山。左則蛟騰宇宙，右則虯反江河。前乃金蛇纏頸，後乃烏驪聳肩。刀起處如雪花蓋頂，刀刺處似秋月斜腰，左揮則霞光照目，右破則冷氣侵入。金邊剪架住了烏龍，寶尖鋒分開那黑怪。即此亡命之徒，乃敢與萬乘共鬥，是謂賤人而敵貴也。

誰知天子正在肚饑，飲了幾杯空心酒，且又眼倦，精神不佳，抵擋不住。日清見了，上前來助，那鐵臂子見了，下來相助，他又拔出雙鞭，接住廝殺，四人鬥在一堆。日清敵李較不過，乘勢弄個破綻，向人頭上飛身走了。李較見他走，又不追趕，幫助師兄，把天子戰得渾身是汗，上下左右，回顧不及，一雙手不能敵四條臂膊，正在危險之際，欲乘便退走，奈街上的人，□分擁擠不開，難以便走，心中焦躁。正是真命天子，自有百神扶助，跟隨的神將，當方的土地，看見如此光景，急忙前去請救星前來。正是：

萬乘輕身游市上，小人偶共戰樓中。

話說那尋芳市西去五□里，有個忠信村，村內有少年輩□數人，終日以拳棒為事，從來不生事端，不作打家劫舍，專一以英雄自負。村中富戶人家，亦得他們這一班小英雄為保障，夜間不用行更，不用保甲看守，逢年逢節，各家送些薪水與他們便了。官兵紳士見他們不生事端，亦不理他。為首的是蘇州人，姓李名奮鵬，事母兄極為孝悌，溫厚恭慎，因此起他一個美名叫生彌陀。

一日早飯後，與眾朋友來尋芳市游閒，方入市來，便聽見來往的人傳說：「今日待月樓梁老虎師兄弟鬧事欺人，飲了酒不還錢，又將一個斯文人打得不可開交。」於是生彌陀一眾人，來到待月樓前，隻手撥開眾人一看，見天子生得一表人才，及看這手段，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。

李奮鵬素知那梁老虎常慣欺人，乃搶將人去將他三人隔開道：「請列位住手？」三人停手，奮鵬道：「請問因何打鬥如此？必有緣故，你傷也不好，他傷也不好，依小弟愚見，大家散罷，免致阻生意、礙行人，縱然要打，分清白再打未遲。」梁老虎道：「我有我事，與你何干？」奮鵬道：「雖不干我事，我勸三位息事。」梁老虎道：「本市上千餘鋪戶並四方街巷，誰人不識我梁老虎，我與酒店相關，這不怕死的亡命狂徒，膽敢相助，與我對敵。本地多少強人，尚且怕我，何況他是外來的強人、你不用勸我，快去罷，待老子送他性命，方知我梁老虎的手段。」遂與天子復戰。

生彌陀見那外路人戰梁老虎不過，忍不住怒髮衝冠，拔出雙鞭，向梁老虎劈將下來，好像兩條猛烏龍，勢不可當。老虎喝道：「好傢伙！」刀架鞭來，二人接住大戰，正是刀來鞭去，好似落葉隨風，猛金剛遇強鐵漢，揭地虎逢飛天鵬，二人戰到數□餘回合，看他越戰越有精神。李較見師兄戰奮鵬不下，急上前動手相助，天子接住廝殺，梁海敵奮鵬不住，將身一側，賣個破綻，轉回身攔腰一刀砍去，那奮鵬看見眼快，將身閃避，轉過對面，梁海又回身一跳，雙刀往下一掃，奮鵬雙足一跳，左手將鞭隔開，右手將鞭當頭打來，泰山壓頂一般，梁海躲避不及，被奮鵬連頭帶膊打去半邊，復加一鞭，結果性命。李較見師兄已死，心內慌張，手略一鬆，被天子一棍，正中咽喉，跌去數尺，一命嗚呼，又歸陰司。

看的人齊聲喝采，漸次散去，天又近晚，於是數人到裡面坐下，店東稱謝不已，獻茶已畢，便請問二位：「高姓大名，不知貴府何處？今日雖與小店出氣，究竟二人屍首如何，如何了，怕的鬧起官司來不便。」天子道：「我乃北京人氏，姓高名天賜。適來此處探友，與舍親周日清結伴而來，今不知何處去了。」日清恰好回來，店東獻茶。天子道：「請問店東高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來此營生有幾年了？」

店東答道：「小人是浙江人氏，姓區名問，與眾同鄉到此開這酒樓，不過三四月耳，並請問這位英雄高姓大名？」李奮鵬道：「我乃本市西去五□里忠信村居住，姓李名奮鵬，諱號生彌陀，因與眾朋友一同閒遊至此。」於是店東又請眾人齊入店中坐下，茶罷，各道罷姓名，大家商議此二人屍首如何安置，或請官來相驗。天子道：「不用驚慌，本府太爺，係與我至交，可以了結此事，不怕有礙。」即上樓寫了密旨，交日清速往本處投遞。

且說那知府是湖南人，姓高名忠存，係由捐班出身，極其清正，天子亦頗知其為官正直，並有才能，故將此事說明，待朕回朝，自行升賞，可即詳了此案，即詳即銷。乃今日清投了密旨之後，返回店中，同眾人入席。酒罷，天子問奮鵬道：「李兄現在所作何事？」奮鵬道：「小弟家貧，無以為生，只得日習粗賤工夫糊口，我欲與眾兄弟一同投軍，與王家出力以圖上進。奈不知從何處入手，又無引薦之人，方今天下太平，武將不甚擢用，是以虛度韶光。」天子道：「此是易事，本省提臺車公，與我有些瓜葛，仁兄肯去，即與我同去，見了提臺，即在營中候用如何？若有缺擢用，即時圖個出身。」奮鵬大喜，叩講道：「多得高老爺提拔，感恩不淺，誰是家有老母在堂，尚須回家告知。再來同去如何？」天子道：「這也應該，但我今夜要往別處，難以候你，我今修書一封，你見了提臺大人，便道我已往別處去了。」即提筆寫了一道旨意，封好交與李奮鵬去了。正是：

時來魚躍天門外，運蹇龍潛陷井中。

話說天子見李奮鵬去了，即辭店東，在尋芳市客棧過夜。明日，高知府來店，不知天子何處去了，乃依旨辦理，回衙銷了此事。

且說李奮鵬歡天喜地回至家中，向老母說知：「兒今日與眾人偶至尋芳市，遇著一個外路人，在待月樓與梁老虎共鬥，被我把梁老虎打死，那外路人係北京人氏，姓高名天賜，與本省提臺是親戚，又與本府至交，完了此事，如今薦我到提臺處做一個遇缺即

補的美缺，今特稟知母親，明日便去投書，叩見提臺大人，大約必准無疑。」奮鵬之兄奮彪，亦是義氣深重之人，武藝亦精，不及其弟，且待弟有好處，同去效力。於是李奮鵬尋至提臺衙門，求守門人傳入此書。提臺命人喚入，提臺道：「請坐。」奮鵬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何敢坐？」提臺道：「仁兄所見，乃當今聖上，你尚不知。」李奮鵬聞言，好不歡喜，方知高天賜乃當今天子，於是提臺排開香案誦詔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今南游至此，知卿力為國家，極其有勇有謀，可謂棟樑之才也。又得遇李奮鵬乃忠勇雙全之人，故命他來在部下，約有三四品之職缺，即可著其補下，待朕回朝，另行召用。卿見此，亦不必來見朕，且朕即日又須往別處遊玩也。

詔書誦完，三呼向北謝恩已畢，便喚當值官來查過，有一都府之缺，即著李奮鵬補了。於是李都府謝恩起身，領了文憑，辭別而去，後來回京，更有調用升遷，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天子與日清來到一處，乃是本城南一個村落，□分幽雅，雞犬相聞，煙花不斷。但見：

蒼松百株，翠竹千竿，四野青雲，一灣流水，鶯歌宛轉以迎人，燕語呢喃而接客。柳眼窺人，似是憐香惜玉，桃腮含笑，如敷粉膩脂濃，正是三春美景，日月風光，萬卉爭輝，時時吐豔，說不盡千紅萬紫，嫩綠妃青也。

卻說天子正與日清看到酣處，忽聽得一聲響，好似天崩地裂之勢，嚇得天子與日清吃了一驚，正是：

正在溫柔看美景，忽然霹靂震空中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